

美国华侨文艺丛书

异乡曲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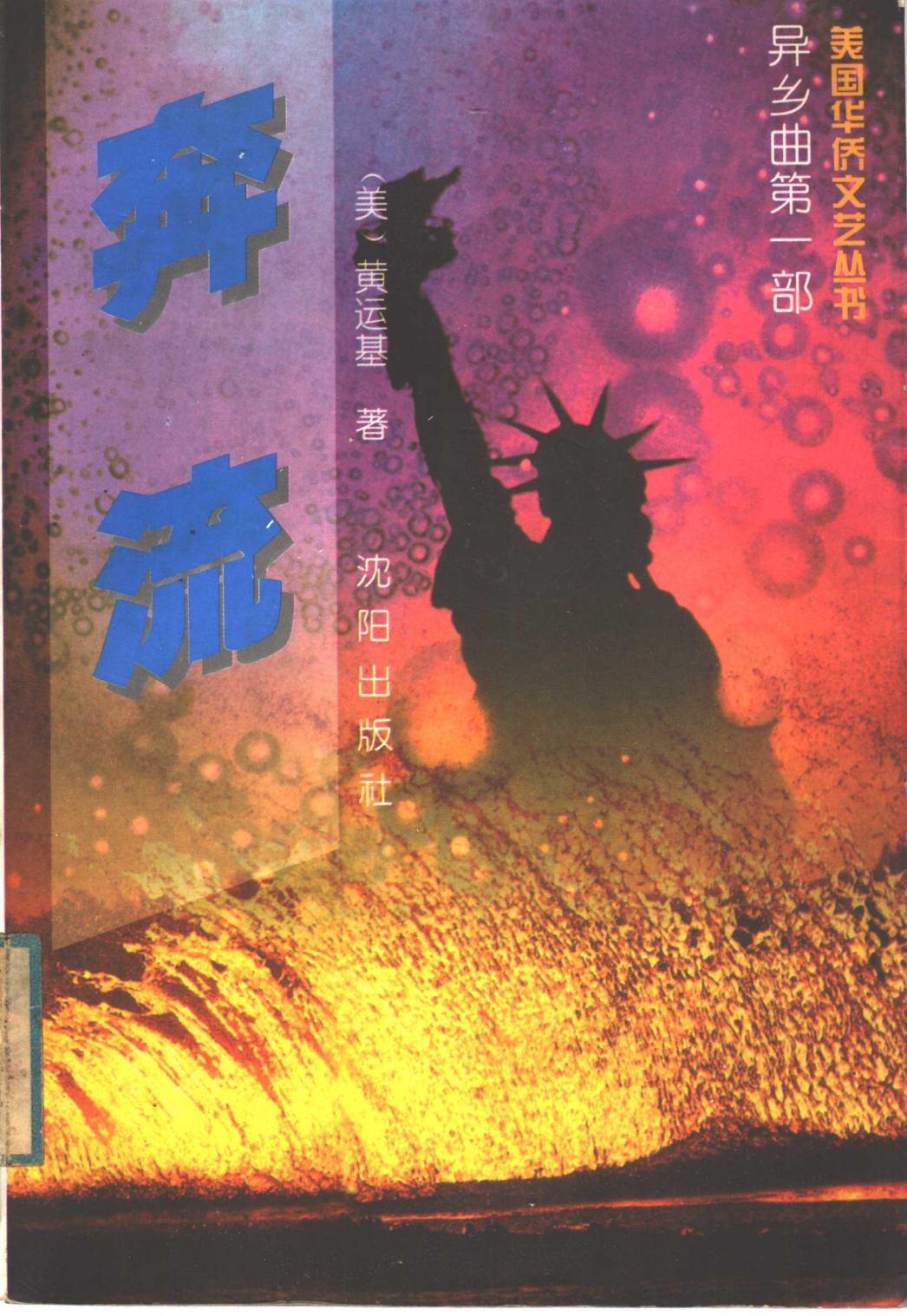
(美) 黄运基

著

沈阳出版社

奔

流



美国华侨文艺丛书·异乡曲第一部

奔 流

(美)黄运基 著·沈阳出版社

奔 流
(美)黄运基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年4月第1版
印张:9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90千字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李树权
责任校对:霍明相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张 辉

ISBN 7-5441-0515-6/I·175

定价:19.80元



作者简介

黄运基 中国广东省斗门县人,1932年10月5日出生,1948年随父亲赴美谋生。自幼失学,中西文化全靠自学,一辈子当小学生。

自50年代起,为美洲《华侨日报》撰稿。60年代中期,先后任美国三藩市《东西报》及《世界日报》编辑。1969—1971年,任三藩市《华声报》总编辑兼总经理。1972年任三藩市加州州立大学讲师。

1972年创办《时代报》,任社长兼总编辑,直至1986年11月《时代报》停刊。1989年迄今,任香港《镜报》月刊三藩市分社社长。1975年迄今,任三藩市市政府官方翻译,专责翻译每年的选举资料《选民手册》。1995年2月创办《美华文化人报》华侨文艺双月刊,任社长。

现任职务有:时代有限公司总裁。思华旅贸公司董事长。中美合资常州华文印刷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 948年的早春二月。天蒙蒙光，
雾霭沉沉。

在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侨乡——龙井口。归侨余荣祖拖着沉重的步伐，在靠近江边的潮湿的田基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码头走去。他的左手拉着他的13岁大的女儿丽丽，右手拉着14岁大的儿子念祖，默然无语，

心绪千丝万缕，像阵阵浓雾，迎面压来。

余荣祖的胞兄余定邦为他挑着四件行李，也默默地走着。离情依依，愁肠万断。

丽丽一路上哭得十分凄楚。余荣祖的心也给女儿的呜咽声震碎了。但他却找不到适当的话跟女儿说。能说些什么呢？什么话可以使女儿理解他的心情呢？1920年那一年，自己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便在兵荒马乱中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金山谋生。12年后回国结婚。在家乡不到两年的光景，妻子笑云为他生了这两个孩子。但是在念祖还只有周岁大，丽丽还差三个月才出世的那一年，他便为生活所迫，又拾起行装，依依惜别爱妻爱子，背井离乡，回到金山，重操厨子的旧业。这一别又是13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妻子笑云早于9年前已经不幸病故。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余荣祖在美国也被征入伍，他便一直和儿女失去联系，念祖和丽丽的生死下落不明。直至战事结束，他在1947年冬天回到家乡，才得与儿女重逢团聚，恍如隔世。他才知道这些年来念祖和丽丽幸得胞兄定邦的照顾，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了。他们兄妹俩虽然像两个足球似的今天被踢到东家的亲戚熬一顿饭，明天被踢到西家的亲戚挨几天，但总算熬过来了。余荣祖回到被战争摧残得痕迹斑斑的故国家园，心里自是十分难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还有缘与自己的亲生骨肉团聚。眼看念祖长得结结实实，个子高高的，丽丽也容貌清秀，性格娴静，余荣祖心里乐滋滋的。

然而，生活像千斤重担似的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在美国服役时曾受了重伤，在医院里留医差不多一年长。战事

一结束，他为了急着要回国寻找生死下落不明的儿女，自己虽身无分文，也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做旅费。他在家乡和儿女只聚了三个月，为了要还债，也因内战日趋紧张，他不得不尽快回金山。他决定把念祖也带去。但丽丽却要留下来。因为当年他离家时丽丽还未出世，他在金山移民局登记有两个儿子，没料到第二个是个女的。丽丽没有移民纸，不能把她也带去。余荣祖对此十分难过，却无能为力。父女俩头一次会面，相处的日子这样短暂，又要分离了，天晓得此去什么时候才能再团聚。

“丽丽，乖乖，别哭。你爸爸以后会想法子办你去金山的。”余荣祖的胞兄余定邦对着泪如泉涌的丽丽说。但他的话没有多大作用，丽丽哭得更凄楚了。余定邦的眼睛也湿了。

“你别哭好不好，真烦死人了！”念祖口里虽然这样对妹妹说，其实他在内心里可真舍不得离开她，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家乡。他说这句话时声调哽咽，但他竭力压抑住自己的离情，不让眼泪流出来。

余荣祖想说些什么，但又止住了。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什么语言也无济于事，怎能期望一个13岁的女孩，懂得几代背井离乡、离妻别儿、远涉重洋谋生的辛酸史呢。

快到码头的时候，小念祖突然甩掉了父亲的手，说声“等一等”，便一个劲的朝着山坡上的竹林那边急疾奔跑。余荣祖和余定邦都怔住了。只有丽丽不感到诧异。她知道哥哥在干什么。他要向一个已经死去的最要好的小朋友翠翠告别。

果然是这样。小念祖在山坡上的竹林边站住了。然后，他就在附近摘了一束野生的小白菊，放在埋着翠翠的那个地方。

念祖对这个山坡并不陌生，翠翠还在的那段日子，他们常常在这竹林里捉蟋蟀、玩耍。翠翠还编织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竹篮送给他，竹篮里盛着的就是一束野生的小白菊。

小念祖默默地站在翠翠的墓前，沉浸在恶梦般的记忆里。

兰舟催发。父亲正在码头高声唤着他。念祖从衣袋里掏出翠翠当年送给他的那个小竹篮，在翠翠的墓边抓了一把泥土，装在竹篮里，掉头就跑。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翠翠，我不会忘记你的！”他说得很细声，像是在心深处发出的一声鸣叫。

到了码头，念祖把妹妹丽丽紧紧地抱着，但说不出话来。丽丽张着她那双哭肿了的眼睛，凝视着哥哥，亦相对无语，巨大的泪珠却滚滚而下，滴在她的衣襟上。

“跟伯伯回去吧。我们会再见面的。爸爸一定想法子办你来金山。”余荣祖的左臂挽着女儿的肩膊，半安慰半自疚地说：“用功读书，听伯伯的话。”他多么想把女儿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呀！但站在他面前满面泪痕的女儿，对他是那么陌生。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他还没有充分的时间看清楚女儿的容貌举止，更不用说对她的性情、她的爱好有什么了解，便又要离开她了。在他们之间，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把父女俩分隔开来。

“念祖，你到了金山，要勤力读书。有学识才有出息。赚了钱就回家。你要记住，你的名字叫念祖，就是不要数典忘祖的意思。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在金山跟白种女成家立室。”余定邦把四件行李交给船夫放进船舱里后，紧握着小念祖的手说。他把念祖和丽丽自幼带大，他对他们兄妹俩的亲情也

许比他们的生父还要亲。现在眼看小念祖要随父亲到老远老远的金山去了，一阵悲喜交集的离情涌上心头。悲的是自己已临近花甲之年，这次与侄儿分别，恐怕再没有缘分重聚了；喜的是侄儿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到金山去总算有个舒展的机会。

小念祖虽然很懂事，但他对这位慈祥的伯父的这番嘱咐，却似懂非懂。他望着伯父那满布皱纹的脸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也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像他有时在噩梦中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住胸口，拼了全力也挣脱不了，呼不出声音来。小念祖蓦地把伯父拦腰紧抱，把头挨紧伯父的胸膛，不让他瞧见自己那双快要掉泪的眼睛，然后转身一个箭步跳进船上。他呆坐在船头，凝望着滔滔的江水。

余荣祖和胞兄定邦握了握手，说：“丽丽要靠你照顾了。”

“这我知道，你放心吧。”余定邦说，“你保重，多写信回家呀。”

余荣祖依依不舍地在女儿的脸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上了船，坐下来后，热泪盈眶，无语凝咽。

晨曦的浓雾弥漫大地。太阳正在东方徐徐升起，金光四射，渐渐地把浓雾驱散。

丽丽和伯父呆站在江边，凝望载着父亲和哥哥的船慢慢地棹向江心，渐渐远去……

“爸爸再见！哥哥再见！”丽丽擦干眼泪，挥手高呼。

“丽丽，我们回去吧。”伯父拉着她的手说。

小念祖有一个梦。一个14岁的男孩子做梦，那有什么稀

奇的呢？但小念祖的梦可跟别的同龄的孩子的梦不一样。他要到美国去了。父亲曾对他说过，照中文的意思美国就是美丽的国家。家乡的人都把美国叫做金山。人们都说金山遍地黄金，人们是为了掘金才去金山的。在小念祖的幼小的心灵里，他对人们这种传说深信不疑。父亲从金山回来的时候，不是带回来好几个闪闪发光的金币吗？他带回来的东西还多着呢，有重重的三大木箱。漂亮的西装啦、毛衣啦、番视啦、柔软美观的卫生纸啦、牙膏啦……应有尽有，这些洋东西，他在家乡可从未见过。

他清晰地记得，当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从金山回来的时候，村里多轰动呀。霎时间，人人都互相传讯：“金山客回来了！”男女老幼都围拢过来看看这个金山客的丰采。父亲到处受到村人的羡慕，多神气呀！小念祖梦想着有一天他也像父亲一样，从金山满载而归，受到村人的羡慕。他压根儿不知道，父亲这一次回来负了满身债。

但是此刻盘踞在小念祖的脑子的却是丽丽妹妹和他童年最亲密的小朋友翠翠。他坐在船头上，思潮起伏，像海浪般翻腾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涌现。他想起这些年来每天清晨和妹妹一起去拾猪粪的情景；他也想起因为没有钱上学，有时趴在学校的窗口上偷听老师讲课，被地主恶霸的儿子发现掷击石头追打他的那种气愤事。但使他一生最难忘的一件悲惨事是在四年前的一个黄昏……

雨下着，风吹着。阵阵风雨刮打着大地，也扑击着人们的心坎。就在小念祖所熟悉的山坡上的竹林边，正围着一群

人。哭声、呼嚎声，像阵阵凄风惨雨。小念祖的小朋友翠翠，一个刚满十岁的放牛女孩，被人捆绑着两手，推到这竹林边。翠翠的母亲正哭得死去活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只因为翠翠实在太饿了，在田里偷了地主的一条番薯充饥，她被抓住了。那个年月，穷苦人的生命最贱，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翠翠被地主的爪牙推进坑里活埋了。

“妈……”翠翠在哀叫。

“翠翠……”母亲也在哀叫。

翠翠的妈跟着扑进坑里，搂着女儿，拼了老命要护着自己的亲生骨肉。

地主的五个爪牙却狠着心肠把泥土一铲一铲的往坑里盖。手无寸铁的村民，眼睁睁的望着这个惨象，敢怒不敢言。一股难以言喻的仇恨，突然像火山般在小念祖的幼小心灵里爆发了。他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和蛮劲，他把地主的一个爪牙猛力一推，死劲地要抢去他手中的铁铲。但是在他和那个爪牙扭作一团的时候，冷不提防被另一个爪牙在背后击倒在地上，他昏迷过去了。

在昏迷中，他只隐约地听见翠翠的凄惨的哀叫：“妈，妈……我的眼……泥……”

小念祖醒过来时，几个爪牙已经走了。翠翠的妈正伏在地上用手不停地抓着泥土。她身旁还站着两个老妇人，她们也在泣不成声。小念祖觉得头痛得厉害，他用手摸了一下，发觉手上染满鲜血，才知道他的头颅被爪牙击破。风还在刮着，翠翠妈妈的头发被吹得蓬乱不堪。雨下得更密了，打在她的

脸上，使人分辨不清是雨点还是她的泪珠。但她不再哭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布血丝。她像疯了似的呆伏在地上，用手一把一把的抓着泥土，唤着女儿翠翠的名字。

显然，在爪牙们活埋翠翠的时候，她被村人从坑里救了出来。

小念祖永远也忘不了这件悲惨事。

余荣祖见念祖坐在船头上呆瞪着汹涌的江水，默不作声，心里很觉不是味儿。但他对着儿子像陌生人似的，虽然心里有许多话想跟他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机械地问：“你在想什么？”

“不想什么。”儿子也机械地回答。

“想你丽妹？舍不得离开她，是不是？”父亲问，似乎抓到话题了。

“嗯。”念祖却只冷冷地应了一声，便不再答腔。

余荣祖碰了钉子，虽然很觉没趣，甚至有点生气，但他还是理解儿子这种冷峻的态度的。他们兄妹俩在战火纷飞、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自幼又得不到双亲的爱护，余荣祖不得不慨然地接受这个事实：他和念祖之间根本不存在正常的父子关系。他只能寄望于未来与儿子共处的日子，让时间来弥补他们之间那失去的亲情。

余荣祖望望儿子，感慨万千，怅然地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

小念祖的脑子，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在思想的原野上纵横奔驰。他也在猜想父亲内心的奥秘。父亲的沉默很令他

不安。在他们初次相处的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他曾经不止一次想在父亲的面前痛哭一场，想把这些年来的苦水都向父亲吐出来。但是在艰苦的日子里长大的他，似乎把他磨练得反常的倔强和冷峻，他觉得哭是弱者的表现，这使他常常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在父亲的面前流露出来。他也曾经试图竭力鼓足勇气，想狠着心把父亲痛骂一顿。骂他为什么母亲病死了也不回家；骂他为什么这些年来让他们兄妹俩过着像被抛弃的孤儿一样的苦日子。

但是当他每次望着父亲那副慈祥的、却又十分郁抑的脸孔的时候，在他那斑斑的皱纹缝里，似乎藏着很多难言之隐，小念祖的幼小的心灵便又软下来，使他丧失张口的勇气，他甚至怜悯起父亲来了。

此刻，他想起了伯父母。这些年来，要是没有伯父母的照顾，他们兄妹俩也许早就饿死了。他记得很清楚，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小念祖给一阵悲切的哭泣声惊醒。他隐约地听见伯父伯母在争吵。

“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才七岁大，你就忍心把他卖了吗？”伯母呜咽着说。

“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伯父绝望的声音。

“我不能让你这样做！要饿就一块儿饿死好了。”伯母的哀嚎声混杂着对丈夫的谴责。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这个家要是没有弟弟的接济，我们也活不到今天。”伯父沉痛地说，“我有责任照顾他的儿女，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饿死！”

“难道把我们唯一的儿子卖了，就能养活他们兄妹俩了

吗？”伯母哀泣着说。

小念祖听到这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强忍着眼泪，悄悄地走到妹妹的床前，把她唤醒，轻声对她说：“快起来，我们走！”

“到哪里去呀？”丽丽擦擦惺忪的眼睛，惊奇地问。

“嘘……小声点。出去再讲。”小念祖用手轻轻按住妹妹的嘴，又帮她穿好那件破烂的棉衣，拉着她蹑蹑地走出门外。

刺骨的寒风迎面刮来。

“哥哥，我们去哪里呀？”丽丽被冷风吹得抖索地问。

“我也不知道。”小念祖低着头茫然地对妹妹说。他的确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在挨饥抵饿，谁能收养他们兄妹俩呢。但是小念祖决定不能让伯父卖掉唯一的儿子来养活他们兄妹俩。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离家远走了。他拉着妹妹冒着凛冽的寒风向田里走去。他们走进一间稻秆房子。这是伯父盖来看更用的。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挨一夜，明天再想法子。”小念祖对妹妹说，说罢抓了一把稻秆往妹妹的身上盖，借此取暖，护着妹妹免受寒风的侵袭，冷坏了身体。

但是第二天早上伯父却把他们找着了。他当然猜出他们离家的原因。他抱着他们兄妹俩痛哭了一场。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胡来。不管怎样，我们会熬过来的。”

“我们会熬过来的。”小念祖喃喃自语，复述伯父当年说的这句话。对呀，是熬过来了。过去的苦日子，眼前就要结束了。他要跟父亲到一个美丽的国家去了。记忆中的噩梦将会变成美梦，他默默地想。但是他在期待那美梦的实现的同时

时，却混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茫然的感受。他好像突然发觉，他不但舍不得同丽妹和伯父伯母分离，也舍不得同苦难的家乡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分离。他不自觉地用手插进裤袋里，抓着小竹篮里那一撮家乡的泥土。

船向大海驶去。家乡的容貌渐渐地朦胧分辨不清了，只能望见疏落的丝丝炊烟。

二

大海茫茫，滔滔巨浪。

米格将军客轮在辽阔的太平洋破浪前进。小念祖自幼就爱海洋，这几天来，他每天早晨都跑到甲板上来，凝视着一望无际的海洋，他简直望得发痴了。在家乡那一段日子里，每到炎夏的时候，潮来了，他最爱到河里游泳去，河边的那棵老榕树就是他的跳板。有一次，潮水把河边的木桩给盖了，看不见木桩的位置，小念祖从榕树上跳进河里，被木桩擦损了肚皮，差点儿给插死了，真险！他也不止一次地在河里碰着浮尸。那个年月，天天都有人饿死，死了没钱殓葬，把尸体用草席一卷就抛进河里去。

这一切也许都成为过去了。小念祖茫然地想，这海洋到底有多深多阔呀？怎么这艘大客轮行驶了这么多天还是望不到岸边？金山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到了那里会有机会读书吗？他的思潮也像海洋一样漫无边际。

.....

小念祖离开家乡，离开丽妹和伯父那天，黄昏时候，船到了广州。他和父亲在广州的亲戚家里住了三天。父亲吩咐他不要出门去到处乱跑。他说外面很乱。小念祖当然不懂得他的意思。但他听见亲戚对父亲说，内战一天比一天紧张，共军快要打到广州来了。这些天来，市面上乱得一团糟。沙面早几天有示威游行，反对外国援助国民政府打内战。又说，米价和其他物价飞涨，比两年前涨了六万倍。要尽快离开广州，否则，迟了恐怕跑不了啦。

什么是内战呢？共军又是什么呢？物价上涨六万倍又是什么意思呢？小念祖可越听越糊涂了。他只知道在家乡的时候，天天看见有被抛弃在路边的婴儿；天天有人饿死；或像他的小朋友翠翠一样惨遭活埋。他只知道日子很苦。丽妹、伯父、伯母和堂弟留在家乡还得要熬下去。……

余荣祖当然知道祖国这一切变化。1947年初，他还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便读到马歇尔将军“调处”中国内战失败，离华返美的消息。他决定回国寻找念祖和丽丽的前夕，又读到共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新闻，余荣祖当时就知道国内已经在进行全面内战，不是久留之地了。

当他带着儿子离开广州到了香港，乘搭米格将军客轮漂洋过海的时候，他仿佛感到历史又在重演。从他父亲被卖猪仔到金山当矿工开始，到父亲带他到金山谋生，当了一辈子私家厨仆；现在，他又把儿子带去，他能为念祖安排怎样的前途呢？

两父子挤在船舱里那狭小的单床上，余荣祖好几次想跟